

第三章

課外時光





最原始力量的表現

姓名：**楊映輝**

現今香港的中學為了收生，每年都會辦一些開放日、升中生活體驗日之類活動，讓小學生們早日了解中學生生活的日常，並選擇自己喜歡的中學。但是在我升讀中學時，沒有太多這些體驗日。我小學時既沒有可能請GOOGLE大神搜尋中學的情報，又沒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問問心儀中學的事情。所以小六升中的整個過程，全由小六班主任決定我的生死。最後，我和同班數位同學都派去同區的一間天主教男校，就是這樣糊糊塗塗地開始了我的中學時代。

小小的中一生開始日復日的上學、放學，生活上有甚麼改變？答案是放學後不用立即

回家，可以留在學校玩一會兒。我身邊的同學，最喜歡留在學校打乒乓球、打康樂棋、打籃球、踢西瓜波，但是沒有運動細胞的我，往往只能站在一旁作為觀眾。我的中學是一間極重視學業成績的學校，在運動方面不太注重，像我這種沒有體育天分的人，可以安安心心地努力讀書，過着平凡的中學生活。不過，都有一些活動、比賽適合我的，是甚麼呢？

學校裏眾多活動及比賽中，最能夠反映男校學生汗水與力量的，應該是「拗手瓜」比賽，這項比賽是最原始最直接的，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因此「拗手瓜」比賽在校內十分受歡迎。

記得中三時，學生會又舉行班際「拗手瓜」比賽，同學們未比賽先興奮，有同學為比賽作好準備。

首先，在班房內出現一對小啞鈴，同學們在轉堂時趁老師未到課室的片刻快速地用手抓緊一對小啞鈴，高速地向上向下舉動，用盡每分每秒，彷彿運動員在健身室中做體能運動，準備甚麼大賽似的。這對小啞鈴一直放在課室內，直至學期尾，最後它的歸宿是怎樣，我都不記得了。同樣地，又有同學帶了一對增強指力的器材回校，同學會在上課時伸手入抽屜內鍛煉指力。我也有問過同學借這組器材在上課時鍛煉一下，一邊上課聽書，一邊練指力，感覺不錯的。在最悶的課堂裏，我可以更專心望着老師，小心翼翼地不讓老師知道我在偷偷練習。

到了班際「拗手瓜」比賽的

大日子，放學鐘聲響起，無論是參賽的、觀賽的同學都一窩蜂湧入比賽場地，有的準備參賽、有的來看熱鬧、有的為同學打氣。這次我是來參賽的，沒有體育天分的我，但尚算有一點力氣，可能是爸爸的遺傳。其實「拗手瓜」比賽場地的佈置，非常簡單：只要一張枱、兩張櫈。

中三級比賽準備開始，五張比賽枱已經分佈在有蓋操場，五班同學已經團團圍住，各班的選手已經各自熱身準備。每場「拗手瓜」比賽，有的很快決定勝負，有的久久的僵持着。我也是其中一場的參加者，當坐下與對手手握着手，聽到身邊的打氣聲震耳欲聾，也嗅到身體的陣陣汗味，人也緊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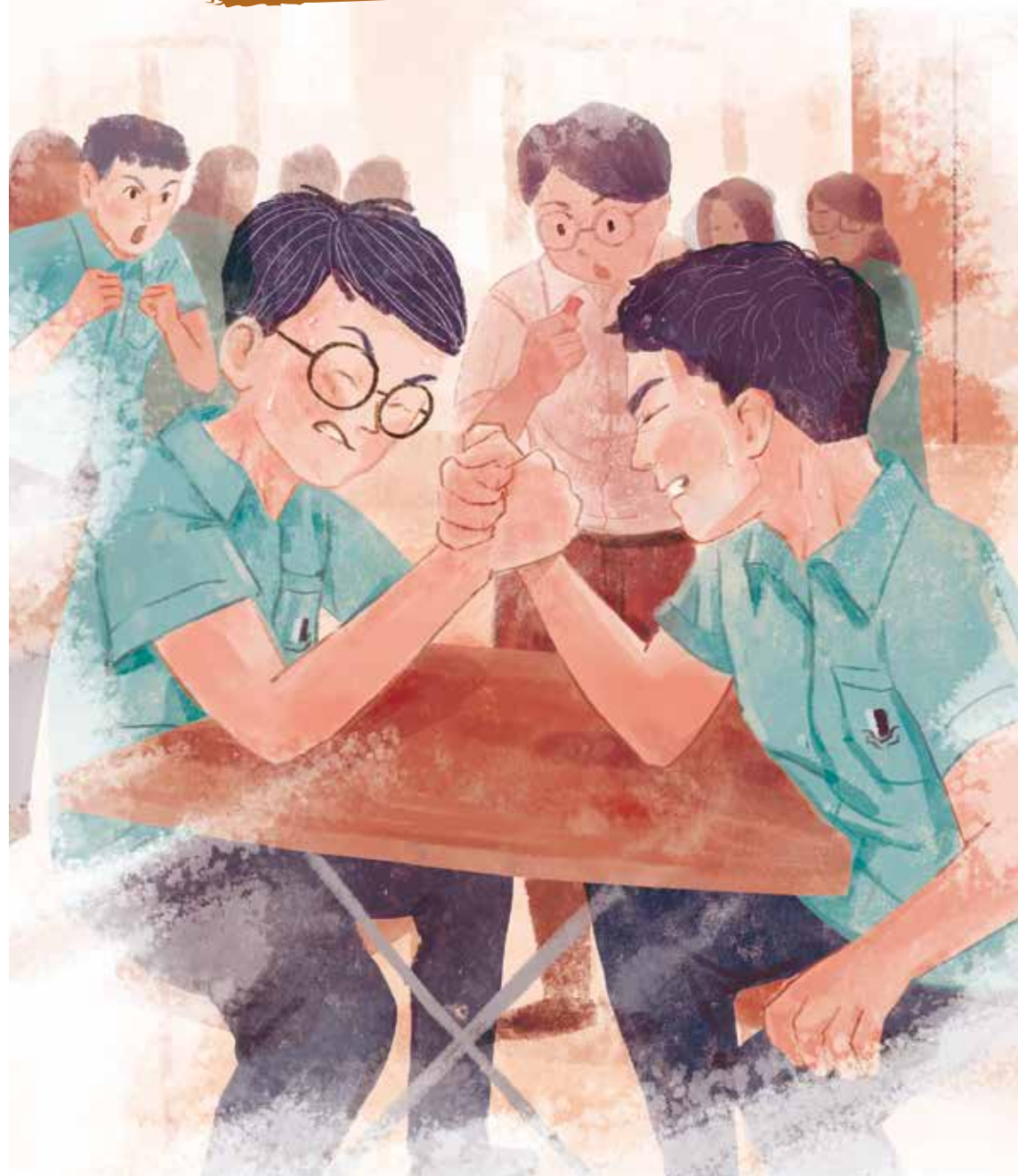
評判一吹哨子，我立即出盡氣力希望將對手扳倒，但是事與願違，我與對手僵持着，我的手心開始出汗，額上汗珠也徐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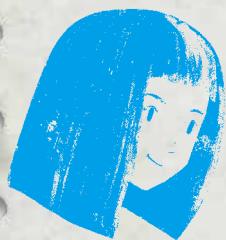
「大家的小宇宙一起爆發！」

流下來。我心想無可能第一場就被對手擊倒，愈心急愈僵持着。我在比賽枱上，感受到對手的力量由手腕、手臂及手指傳遞過來。我慢慢地感到不行，但同學的打氣聲此起彼落，更是越來越大聲。雖然我與對手接觸的地方是手掌及手指，但是我需要有強勁的腕力、指力、拉力及前臂的鎖力，才可以發揮到二頭肌的力量將對方壓倒。這時處於劣勢的我，將整個身體與手臂拉回一個較近的距離，以帶動手臂回到與對手水平的位置，方有勝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已盡力與對手拉近距離，嘗試一鼓作氣壓倒對手。最後，大家都大喝一聲，大家的小宇宙一起大爆發！結果我輸了，力不如人，甘敗下風。

每場比場都是短短數分鐘，有人輸，有人勝，但是每人都是全力以赴，問心無愧。同學們都會留在比賽場地，觀看所有比賽，為每個參賽同學打氣，直到

所有比賽結束。天黑了，我也帶着酸痛的手臂回家吃晚飯。





運動場上的風景

姓名：范詠誼

陸運會，是中學生活必不可少的回憶。這些回憶是有趣？是無聊？是刺激？是沉悶？因人而異。屬於我的陸運會，各種味道摻雜其中，但想來都是有趣的回憶。

不說不知，我在小五時曾是學校的田徑運動員，在「學界」中的比賽項目是跳高和4 X 100 接力，且第一次參加比賽便摘下兩面金牌。然而，可能天生慵懶，我不太承受得住密集的訓練，所以升上六年級後，我便以「要應付學能測驗，媽媽不准我再參加比賽」為由退出校隊。從那時開始，我便下定決心要與「運動員」身份撇清關係。

中一，第一次參與中學陸運會，沒有太興奮。我當然沒有參加任何賽事，只打算做個旁觀者，在看台上欣賞運動員的英姿。不過，這如意算盤未能打響，在陸運會舉行前的一個月，老師說沒有參加賽事的中一同學必須擔任啦啦隊！我不想比賽，但更不願意拿着啦啦球吶喊，可是賽事已截止報名，唯有不情不願的掛着一副沒表情的黑臉參與我社安排的練習。

陸運會終於舉行了。我們一班「啦啦隊新丁」在師姐的帶領下開始揮動啦啦球，喊口號——「信社醒，信社勁，信社冇得頂！」、「信社精神，超越常人！」、「信社精英，戰無不

勝，運動場上，我哋最醒！」事實上，我覺得一邊晃動着五顏六色的啦啦球，一邊在口中吐出這麼樣的口號，「尷尬」已經不足以形容這個狀況，這是活脫脫的「肉麻當有趣」！第一天陸運會的啦啦隊工作，我都是敷衍了事，心想「真慘，還要多捱一天！」

第二天午膳前進行的跨欄比賽，為平淡的陸運會帶來了一點趣味。同級某位外號「王子」的男同學，不知是訓練不足還是突然怯場，竟然全程用行的步伐，到欄前就用手將欄推跌，如是者，重重複複的直至最後一個欄為止。觀眾席上喝倒采之聲、取笑加調侃聲此起彼落。正當大家笑到前仰後翻時，啦啦隊師姐訓斥我們：「笑夠了！以下是100米決賽，我們有一位師兄好有機會勝出，你們要大聲為他加油！」

「唸」聲一響，我社師兄果然安裝了「摩打腳」，雙腿活像車輪快速轉動，厲害厲害！我們大叫：「信社精英，戰無不勝，運動場上，我哋最醒！」師兄聽到，好像跑得更快了，這面金牌應該是我社囊中物吧！那邊廂，一位參賽者突然不慎仆倒，見他掙扎地站起來，腳踝似乎是受傷了。這時，我社師兄已經成功衝線，順利在100米稱王。未幾其他參賽者也陸續衝線。

噢，剛剛受傷了的運動員還在賽道上，他選擇了咬緊牙關繼續賽事！他一拐一拐的拖着腿，慢慢的走向終點。司令台中司儀旁述聲響起：「加油呀！加油呀！請全體同學為呢位咁有體育精神嘅運動員加油啦！」我社師姐隨即命令我們喊：「謀記精神，超越常人！」那一剎，我們都彷彿跳到了跑道，近距離的支持這位同學。我不斷大叫：「謀記精神，超越常人！」、「加油！」

加油！」他越過終點了！啊！我竟然發自內心的喊起啦啦隊口號來！

中一被逼當啦啦隊的經歷最後雖不至討厭，但我還是對這種高調的表現形式不感興趣。中二那年，我選擇了不做運動員、不做啦啦隊，我躲藏在看台最後一行，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各自看書，偶爾談談話，或者看看賽事。那時從來沒有想到，我竟再有參加比賽的機會。

中三的體育課，老師教我們跳高。我已經幾年沒有跳過高了，但「爛船還有三斤釘」，我居然還跳得不錯。陸運會截止報名前夕，鄰班一位我不認識而又同社的社職員突然找我，邀請我參加跳高比賽。我當下拒絕：「我無練太耐，完全無贏嘅機會！」她回應：「唔緊要啦！咪當玩下囉！」我再次拒絕。她說：「你當幫下我啦！」最後，我實在不

好意思再拒絕，惟有答應。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期望我會取勝，反正最後我輸了，一塊獎牌都未能摘下。這個賽果實屬正常，沒有付出，何來收穫？這是唯一的合理賽果，所以對於這位同學，我也沒有任何愧疚之感。此後，我沒有再參加過任何運動賽事。而這一段小插曲給我最大的收穫是，我正式認識了這位鄰班同學，然後，我們在中四時被編入同一班，展開了一段不算很親近，但卻十分真摯的友誼。

* * *

現在我仍然有參加陸運會，不過角色已經由學生轉成老師。陸運會的賽事仍有跨欄，每年仍有同學不敢跨欄，與我那位名為「王子」的同學一樣，要用手把欄推跌。看台上的同學見狀仍會大笑。作為老師的我當然要阻止他們：「為同學加油，鼓勵他完成賽事啦！」



「加油！」



至於啦啦隊比賽當然不缺，班際啦啦隊比賽更是陸運會的高潮所在。各班都會為這比賽各出奇謀，練習時往往發現，平時很文靜的同學原來很有主見；曾經發生齟齬的同學都暫且放下成見，團結一致的練習，以求在陸運會當天能施展渾身解數。於是，我們在啦啦隊比賽時便能欣賞到一班一班充滿創意和表現力的同學賞心悅目的表演。而說到氣氛最熱烈的環節，莫過於是製造「人浪」了。看台上同學如舞動的龍，按老師的指揮起起伏伏，興奮的吶喊與搖擺的身體就是團結和諧的代名詞。

三十多年前的陸運會與現在的陸運會，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雖大有不同，但一些珍貴的、永恆的東西仍然不變。執筆之時，很多學校都因疫情關係不能舉行陸運會，期望疫情快快完結，我們可以再次回到那個運動場，那個揮灑汗水、擺動青春

的運動場，一起享受中學陸運會中，每一個美好的瞬間。



「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斷／輕輕的飄尋覓無邊路遠／借那鳥語路上細添溫暖／拜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2D班全體同學在台上唱完《祝福》的最後一句，緩緩步下台階。6月下旬，禮堂在風扇轉動下空氣稍微流動，黏答答的皮膚涼快了一些。宣佈賽果了，我們如預期般沒有勝出。當日開班會選曲時就有同學說《祝福》太抒情，不易駕馭，不是一首適合全班同學合唱的歌，可是有同學堅持這歌夠熱——是呢，這歌可是當年各大流行榜的冠軍歌呀！

還是當個觀眾更有趣！某兩位師兄拿着紙扇，其中一位

「啪」的一聲把扇子甩開，「夜風凜凜／獨回望舊事前塵／是以往的我充滿怒憤……」咦，為甚麼他邊看着扇子邊唱歌？嗯，明白了，他是在偷看歌詞吧！到另一位師兄了，他一樣很有型的甩開扇子，「受了教訓，得了書經的指引，現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一樣的在偷看歌詞。兩位師兄都可能心中有愧吧，神色尷尬尷尬的，似笑非笑般，台下的觀眾則發出此起彼落的笑聲。他們唱得怎樣已經不重要，乾看他們台上的表現，娛樂性已然勝過一切了。

當然，唱歌比賽中還是有不少充滿實力的參賽者。其中一位古姓的師兄一定是佼佼者。



這位師兄高我兩級，自我中一開始觀看歌唱比賽，已經有他的身影。他歌藝超凡，在台上完全不怕場，滿有台型，雖然在外型上不是英俊瀟灑類，但畢竟是歌唱比賽，實力不是最重要嗎？另有一位林姓師姐，嘩！她的歌聲，不得了，婉轉動聽不在話下，她是在用美妙的嗓音訴說動人的故事，台下的我的心神騖地被她攝住；那一刻，魂魄彷彿飄離了侷促的禮堂，她唱完最後一句，仍餘音不絕如縷。

歌唱比賽以外，四社戲劇比賽也是這兩位師兄師姐的表演場。看着他們的表演，不得不承認有些人是天生的表演者，那就是天分吧！常言天分加上努力才會取得成功，後來這兩位師兄師姐果然憑着他們的天分和努力，在娛樂圈和話劇界發光發亮。（古姓的師兄相信大家猜到是誰；林姓的師姐則在話劇界多次得獎，熟悉話劇圈子的定會知道

她！）而我也在四社戲劇比賽中首次接觸到「話劇」這藝術——這種在演員的演繹方法、舞台效果的表達、甚至劇本題材的表現上，都與我們常常接觸的電視劇和電影頗有分別的藝術。數年後我升上大學，並開始瘋狂迷上話劇，應該就是早在初中時已埋下種子吧！

除了歌唱和話劇這類屬於表演藝術類的比賽，學校還舉行過辯論和常識問答這類學術性比賽。那時我偶爾會收看電視上播放的辯論比賽和問答比賽，總是十分佩服參賽同學思路敏捷、口才出眾、學富五車。升上中學後我終於有機會現場旁觀了。記得我社有一位高我一屆的師兄，他是辯論比賽的主將，他在台上詞鋒銳利，乾淨俐落，在充分的資料搜集和預備下，加上毫不怯場的現場發揮，盡顯大將之風。他凌厲的眼神一掃，友方堡壘瞬間被攻陷。在眾多社際比賽都鍛羽

而回的我社，終於在辯論比賽中扳回一仗。

關於常識問答比賽的回憶，卻與笑料相關。記得老師問：「請講出中國的四大發明。」某社同學按鐘後一臉自信的答：「紙、筆、墨、硯！」當下心想，他答「粥、粉、麵、飯」會否錯得比較合理？

上述都是一些較大型的比賽。不過，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一個班際壁報比賽。中二那年，我級舉行了一個主題為「母親」的壁報比賽。班主任委派了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女生負責主理壁報。我們的意念是在壁報中間造一個立體的鳥巢，壁報兩邊則題上「母愛兒女心，比海更要深」語句。每天放學，我們都留在課室努力的製作。這次壁報設計的掌舵人是我的「死黨」阿花。在阿花的帶領下，我們戮力製作了一星期，這大作亦不負眾

望，成功奪取了是次比賽的冠軍。阿花，我一直想向你大聲說：「你其實極有、極有領導才能！腦袋裏又多滿有創意的意念，你是好棒的！不要再妄自菲薄了！」

常說學校教育應該包含德、智、體、群、美這五育。中學裏大大小小的比賽，無疑都豐富了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內涵。在課本知識以外，某些素養，絕對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這是我以前相信，現在相信，以後也必然會繼續相信的真理。



最辛苦、流汗的活動

姓名： 楊映輝

每個學生都參加過學校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活動，其中一項活動大家一定有參加過的，就是學校旅行。小學時的學校旅行，必定是坐旅遊巴士到郊野公園燒烤，跑跑跳跳一番後，再坐旅遊巴士回校。中學旅行又如何？中一那年的學校旅行，仍是坐旅遊巴士，平平淡淡地又度過一次學校旅行。

到了中二，遇上學校最有獨特風格的班主任——劉培基老師，外號老劉，全校的學生都愛這樣稱呼他，他亦喜愛這外號。雖然他主要任教中文科及中國歷史科，但他是學校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因為他的教學方法別具一格，學生皆難

忘他的課堂，不少師兄弟後來走上文史之路，多少受他影響。老劉百年歸老後，實在太多師兄弟談過、寫過、表揚過他獨特的教學風格，在此我真的不敢多寫。

劉培基老師除了教中文科及中國歷史科，還有負責學校的「香港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及學校問答隊。可能曾經當兵的關係，艱苦的戶外活動對他來說是小兒科，所以由他負責學校的「香港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是不二之選。而我中二的學校旅行日，就變得異常吃力，汗流浹背。

中二的學校旅行是西貢行山，未出發前班主任劉培基老師說過，旅行不應該坐旅遊巴士去到目的地便算，只可以坐巴士，之後還要步行多個小時後到目的地才有意義。大家聽完，只是乾瞪眼，等待學校旅行日的來臨。

結果中二的旅行日變成很特別的中學旅行日，首先只得我們一班在彩虹邨巴士站集合，再坐巴士入西貢行山。哈！哈！四十多人，還要全是男孩子在巴士站集合，場面都幾大陣仗。人齊上巴士，在巴士上，大家都好興奮；因為過去的旅行日都是坐旅遊巴，這次大伙兒一起坐巴士，幾乎佔據巴士上、下層每個角落，嘈吵之聲可想而知。巴士入到西貢，班主任一聲令下，大家魚貫步下巴士，開始「旅行」。行行重行行，開始漫漫長路。

最初，大家的步伐及隊型相當一致。但是行了兩個多小時之後，山路越來越崎嶇，越來越荒蕪，像很久沒有人行過，山路兩旁長滿高高的野草，我們一邊撥草，一邊向前行。其實我的體能只是一般，腳步也開始慢下來。漸漸地同學們的步伐開始有的快、有的慢，隊型變得像一條長長的螞蟻隊伍，而班主任劉培基老師守在隊伍最後，他不許任何一位同學慢下來，要大家繼續向前行，有時他會揮動手中行山杖驅趕我們，像牧羊人趕綿羊一般。幸運地，班主任劉培基老師不允許我們帶當時流行的巨型兩卡式收音機去旅行，如果同學們帶了的話，就要抬上山，何其辛苦！

又過了兩個小時，大家已經汗如雨下，有些同學更是疲憊不堪，我已經慢慢地去到隊伍的最後。雖然班主任劉培基





老師當時的年紀不輕，但是他仍然聲如洪鐘，毫無倦容，繼續催促我們向目的地前行，不准停步。這時我明白古時行軍的滋味，絕對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大家又繼續行，汗出如漿，至此無一不饑腸轆轤。班主任劉培基老師要我們堅持到底，同學們只好咬緊牙關向前行，我同樣地忍耐着，最後還要多行一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真的要命，前前後後行了五個多小時，大家都精疲力竭，我的雙腳已經發酸了。

大家一到目的地，立刻變得充滿活力，先大快朵頤，飽餐一頓，之後同學們各自玩樂。韶光荏苒，我們又要準備離開，趕在日落西山前回家（回程當然是乘巴士了）。中二的學校旅行雖然特別辛苦，揮汗如雨，但最後大家都能堅忍到達目的地，這種特別的感覺，到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舊深刻記

在腦海裏。這次旅行雖辛苦，但感覺卻同嚼蔗近根時一樣，漸漸地加上了甜味。



（為求描繪傳神，本文部分內容將會自動轉成粵語，讀者請加注意，謝謝！）

「阿姐！阿姐！麻煩您……，麻煩您啊，……十一號枱呢，……唔該 mark 鐘再起！唔該……！麻煩晒……。嘎嘎嘎，……嘎嘎嘎，……。」高速衝刺後，我伏在桌球室收銀處的櫃枱上，對着那位差不多天天見面的「收銀姨姨」道。一口氣還是接不下去。

收銀姨姨不屑地斜視了我一眼，也沒說甚麼，只見她隨手按了一下按鈕——那是開關十一號枱照明系統的按鈕。然後，我回

過頭去，看着遠處的十一號枱，只見那桌球枱上的照明系統關閉了。枱的四周頓時變得一片昏暗，連我的友人們的樣子也看不清楚，只剩下幾個黑影。但一、兩秒之後，十一號枱上的燈光再次亮起，友人們立即興高采烈地把枱面上散亂的桌球重新安放在適當位置。那十五隻「紅波」、以及「黃、綠、啡、藍、Pink、黑」，還有那最重要的「白波」，它們應當被安放的位置，我們已經非常熟悉。新一輪的玩樂，即將開始。

桌球室計算收費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按照顧客使用桌球枱的時間來收費——通常是以「每小時收費若干元」的原則來計



算，桌球室顧客一般稱之為「波鐘」。「波鐘」衍生經常發生在桌球室內的一種帶有賭博性質的遊戲：所謂「打波鐘」。參與遊戲的兩位「選手」，在開始比賽前先達成協議，如「五局三勝」或「三局兩勝」之類，比賽的敗方負責繳付全數「波鐘」——也就是說，勝方基本上是享受免費娛樂了。有時候遇上高手過招，單單「打波鐘」還不足夠刺激，必須再在「打波鐘」上多加一個所謂「打度數」的「賭博」規條：例如大家協議「打十元一度」（註：桌球的分數稱為「度」或「度數」），假設最終勝方獲得一百二十三度，敗方僅獲得度數二十三度，那麼雙方的度數差額為一百，敗方除了要支付「波鐘」費用外，還要現場即付一千元予勝方（每度十元；一百度就是一千元）。遇有敗方託辭不肯認帳，又或根本無錢可付，雙方一言不合，往往釀成打鬥，在桌球室裏也算得上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順帶一提，桌球其實是非常、非常健康和益智的運動，講求參與者擁有優越桌球技術、高度專注力及堅毅不屈的體育精神；而「桌球室」也是對進行這種健康運動的場所的正確稱謂。然而，當桌球這項運動於大約四十年前在香港開始廣泛流行之時，主流意見普遍認為桌球並非一種「運動」，反而只是一種「娛樂」而已。參與其中的人，更多屬不良少年行列——「桌球室」是個品流異常複雜的地方。故此，大眾普遍不會稱呼提供桌球娛樂的地方為「桌球室」，倒是用上一個非常地道的名稱：「波樓」。「波樓」一名，對比「桌球室」來說，感覺當然遠遠談不上「高檔」了。

回說「波鐘」。雖然明文「每小時收費若干元」，但實際上「波樓」還是牟利有道。絕大多數「波樓」都有一項規定，自「開枱」起計——即顧客選定的那張

桌球枱上的照明系統開啟的那一秒起，立即進入「付賬模式」，即使顧客玩樂時間不足一小時就結帳離開，「波鐘」還是算一小時的費用。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桌球開始成為廣大市民的熱門娛樂消遣活動之一，鬧市「波樓」林立，甚至新市鎮內也開始出現大量「波樓」，「桌球行業」的營商環境可謂競爭激烈。部分良心企業開始推出形形色色的優惠，例如：顧客加入某家「桌球會」成為會員，每次光顧都會獲得「波鐘」九折優惠；持有學生證的顧客可以「學生價」享受英式桌球的樂趣——此舉吸引大量中學生參與桌球活動，與桌球在香港廣泛流行不無關係；甚至於「波樓」內光顧飲品小吃，也可享受各種折扣等等。種種誘因當前，我與一眾識於微時的好友，自然難以抗拒，小小年紀就已投身桌球事業去了。

然而，費用高昂的「波鐘」，對於仍是初中學生、沒有收入且只有微薄零用錢的我們來說，仍像永難翻越的高牆。小伙子們永不輕言放棄，我們經常一行數人，結伴前往「波樓」，享受高檔娛樂。開一張「波枱」，數人分成若干小組，每組二人，輪流對賽。兩人參與對賽時，其他伙伴在旁觀看學習；我們更設有「計時員」，負責從「開枱」一刻起計，嚴密控制時間，時刻留意何時需要前往收銀處「Mark 鐘」，以期盡享「波鐘」，絕不容許蝕本。由於一眾友人往往以「AA 制」形式支付「波鐘」總額；而每場比賽所費時間也不盡相同，為了公平起見，我們經常使用「Mark 鐘再起」的方法，來方便計算整次活動完結之後，每位參與活動成員需要支付的實際金額。由是，我們的桌球活動非常健康與益智——一天下來，大伙兒可能已經於「波枱」及收銀處之間高度衝刺折返多次；而每次計算大家需要支付的實際金

額，更是一課活用數學課堂，加減乘除全數用上。所以說，我們進行的桌球活動，是百分之百的體育活動來啊！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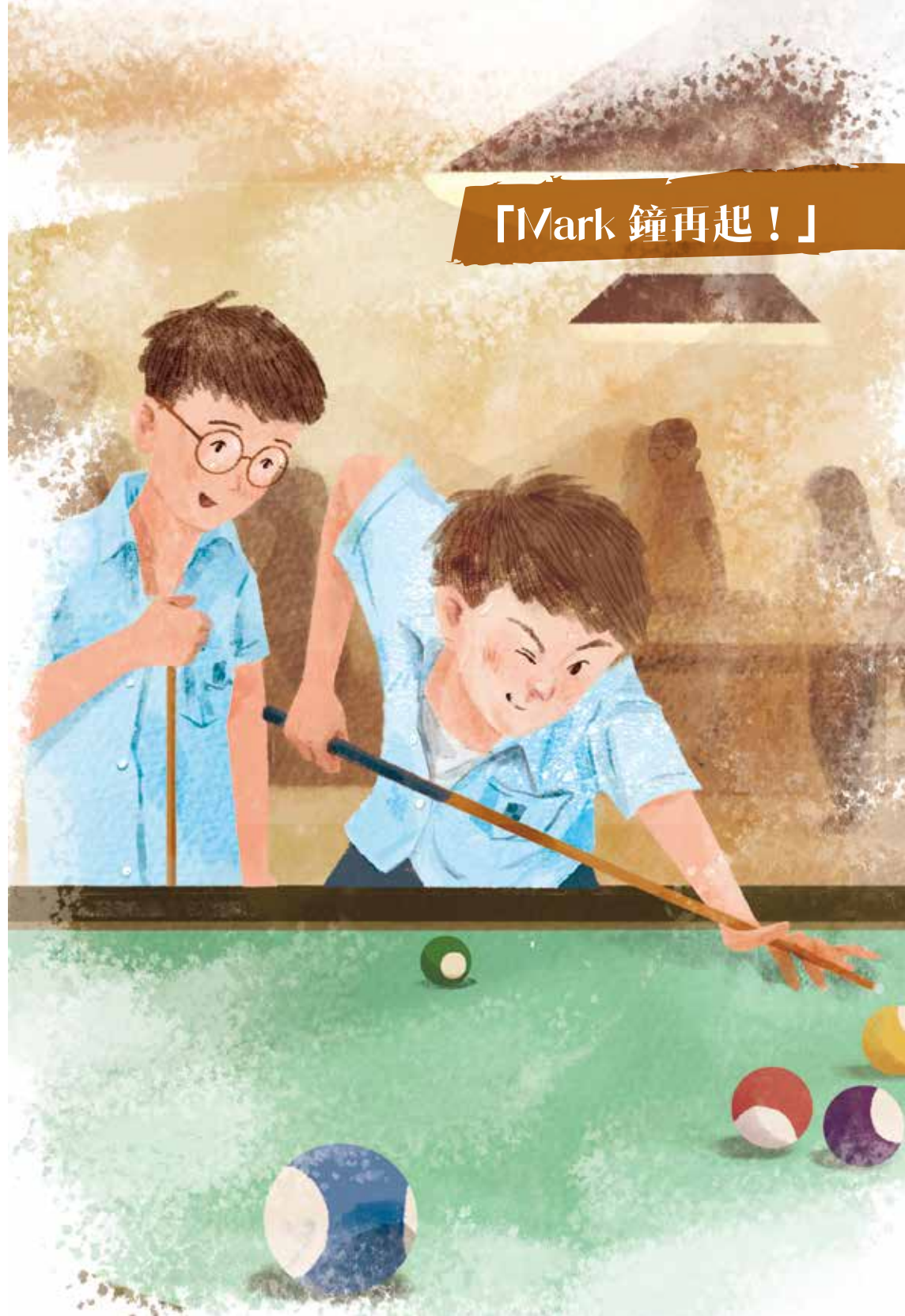
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光顧「波樓」，是中學二年級的事。那是198X年，歲月催人。那家「波樓」位於沙田市中心附近的好X中心，現址已經變成一個賽馬會投注站了。「波樓」的名稱是「富聲桌球會」；經典香港電影《賭神》中，也有一幕槍戰場面在桌球會附近拍攝。記得是我的一位同班好友「引領」包括我在內的數位友人一同前去的（註：這班好友現在還經常聚首，「帶頭大哥」的大名就不公開了）那時的「波鐘」，我清楚記得是十八元一小時。為甚麼我記得這麼清楚？因為當時的十八元，對我們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唸的那所中學，每天

午飯時間，都會有一家餐廳用客貨車運送大量飯盒前來販賣，一個粟米肉粒飯的售價不過五元。利用這個物價指數作一對比，你說那時的「波鐘」是否屬於高昂？

我第一次打桌球，好像付出了接近一個粟米肉粒飯的代價，在大伙人分享一個小時「波鐘」、每人大概只能嘗試「打幾Q (Cue)」的情況下，我成功打入了一隻紅波，拿了一度。那種成功感令我瞬間愛上桌球，自此之後，桌球成為足球以外我最慣常於放學後進行的活動之一。早已被投閒置散的學業，從那時起掉下萬丈深淵。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跟我一起沉迷桌球的好友們，他們絕大多數都能兼顧學業，只有我未能好好控制，這完全是自己的問題。

不過，我也無悔。雖然唸中學時，我花在桌球枱上的時間與

「Mark 鐘再起！」





心力，一定遠比用心學習經濟、地理、綜合科學、數學、英文等等學科為多，導致學業荒廢；但桌球仍然令我得到不少領悟。有時坐在桌球枱旁邊，細心觀察友人作賽，看着他們明顯「符碌」（註：粵語音譯詞彙，來自英式桌球術語「Fluke」，意指非技術性、純粹幸運打球進袋）入球、又或在無自主意識下意外為對方 set 了一個「符碌架」（註：無心插柳地成功設置一個 Snooker 給對手，令對手陷於困局），甚至往往憑藉一隻「符碌波」取勝（正因為如此，很多時參賽雙方在正式開局比賽前，均會商議協定是否接受「符碌」；術語為「打唔打符碌」），便會明白人生有時原來真的需要一些運氣——我們有個比較優雅的稱謂：「際遇」。

而看着那些擅長「校波」（註：即控制白波的走向，務求在打入紅波之後，白波能夠移動

至一個較大機會打入 colour 波的位置）的高手在刻意經營，但往往因為一些極細微的失誤，如力度調校或「撞籬」的角度出錯等等而宣告「校波」失敗，又會明白世事往往難以盡如人意——任你如何奮力衝刺、苦心經營，都有機會因為一些極細微的小錯誤導致滿盤落索。看到桌球技術顛峰、往往能輕易「一 Q (Cue) 清枱」的大師們偶爾因為一時失誤而落敗收場；就會明白人生可能也如一場桌球比賽，盡人事聽天意，有時應該懂得看輕得失，享受努力的過程或許更加要緊。

* * *

桌球是我整個中學生涯中極重要的回憶。在這個珍貴的人生畫面之中，永遠長存至今還有陪伴在我左右的一班好兄弟們。我們花在桌球上的時間非常多：無數個放學後的下午、週末的晚上，大時大節的通宵達旦，我們

都經常在「波樓」中度過。我們當中終究沒有產生一位桌球運動員；縱然若干位兄弟技藝高超，下場時往往瞬間「起 Q (Cue)」（註：形容開始比賽不久立即進入高峰狀態），QQ 拿下二十、三十度，我們始終只視桌球為聯誼聚首的重要活動而已。

桌球對於我們這群於中學時期已經不離不棄的兄弟來說，它最崇高的價值是見證我們如何成就超凡的友誼。近年我們已經接近絕跡「波樓」，桌球活動在香港也好像遠遠不及我唸中學時那麼流行，現在「波樓」的「波鐘」收費多少？比起我第一次接觸桌球時的十八元「波鐘」，不知漲價多少倍了？雖然如此，桌球這項活動，以及「波樓」這個神奇的地方，相信永遠也會與我的回憶緊扣，始終是我心中一個極重要的成長情結。

希望找個空閒時間，兄弟聚首，再來一次「Mark 鐘再起」！

